

中文 濒临死亡的经历的纪录

Chinese Mandarin Traditional
[To Hell and Back](#)

Maurice Rawlings 博士是一个心脏科的医师。他写了许多有关濒临死亡的经历的书。书中的记载来自于他行医时看过的病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人们并非每一个人在死后都会看到亮光并感到无限的爱。他的很多在手术台上急救的病人都看到了地狱。 [TBN Films]

死而復活

《馬太福音 7:13-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每一天，許多如你和我一樣的人，過著「這一分鐘活著，下一分鐘可能就躺在床上，等著死亡接近」的生活，從來不知道或從來不相信救恩的訊息。他們從這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和他們所恐懼的面對面... 然後，他們回到了這個世界。而你將要聽到的，就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真實故事。

權威的心臟科醫師和作者 Maurice Rawlings 醫生，將帶您走一趟這個只有非常少數人經歷過並有機會回來述說他們的經歷的旅程。這也許是你唯一能夠經歷地獄然後還能全身而退的機會。



[第 1 個證人]

有一些人提到光，有一些人提到往上飄浮，有一些人提到溫暖的感覺和愛，但我沒有感覺到這些的任何一種，我感覺到的完全不是那樣的。我感覺到的，是說不出來的可怕感覺。

當你是一個成功的人，要當一個無神論者，是非常容易的；但如果你是躺在你瀕臨死亡的床上，那就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了。



[第 2 個證人]

當我回來後，Rawlings 醫生說我的頭髮都是聳立著的。



[第 3 個證人]

它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經驗，
它讓我們知道：在我們這一世的生命之後，還有另一個生命。



[第 4 個證人]

所以我向著黑暗呼喊，「耶穌，請救我！」，因為我如果不是去了天堂，
就是去了地獄，沒有別的可能。



[第 5 個證人]

聽聽那個曾聽到那些尖叫聲的人的說法。



[Rawlings 博士]

這是一項關於死後生命的研究。縱觀歷史，人類預言了死後的生命，
所有的聖經和宗教都是奠基於死後的生命。但那些從死裡復活然後告訴我們有死後生命的人在哪裡？

現在，通過先進的復甦術，我們能夠讓心臟重新跳動、讓人再開始呼吸、把許多的人帶回來，然後告訴我們在另一邊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但看看你對我們將要呈現的一些案例會怎麼想。因為正面的例子有很多，人們喜歡述說死而復活後的那些美好經歷。

但和地獄有關的經歷，卻是令人難堪的，就像是成績單上的紅字、打在臉上的一記耳光。我們有一些人的案例，是他們自己去了地獄的經歷，好讓你不必去他們去過的地方。我們主要是要教你如何復甦那些剛死去的人的心臟和呼吸。

請注意：死亡是可以被反轉的，你有 4 分鐘的時間可以這麼做。

以下是 Ronald Reagan 的例子。他帶著他的小男孩去 7-11 商店，然後與人發生爭執，被攻擊他的人刺了許多下。

===Ronald Reagan===



[Ronald Reagan]

我在 1972 年的生活是支離破碎的。

我曾是一個吸毒者和一個罪犯，家庭是破碎的，我的妻子和我訴請離婚了好幾次，我的孩子都怕我，我找不到工作，精神狀況非常的糟糕。

在我生命中的一個時刻，我帶著我 6 歲的兒子到迷你超市去買些東西。在我走進去的時候，我遇見一位先生從裡面走出來。一場爭執爆發了，而在我知道發生甚麼事之前，我打了他，並且把他打倒在地，撞倒了瓶子，瓶子破了。他拿起破了的瓶子，開始刺我，我

試著用左臂去抵擋...

在數秒之內，我全身血流如注，但仍不停的搏鬥，也不停的在流血，我的兒子陷入了歇斯底里的尖叫。

7-11 商店的老闆跑過來對我說，如果我再不去醫院，我一定會在幾分鐘內流血至死，所以他用我自己的車載我去醫院。

當我們去到急救室時，我已經神志不清了。當醫務人員開始對我展開急救時，我聽到他們說：「我們沒辦法救他！他必須被轉去另外一家醫院！我們很可能會救不回他的手臂！」

當他們把我送進救護車時，我的妻子趕到了，和我們一起出發。

而當救護車從停車場駛出時，一位年輕的醫務人員往下看著我的臉，但因為我太虛弱了，所以看不到甚麼。

他對我說：「先生，你需要耶穌基督」，但因為我那時並不認識耶穌，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所以我的反應就是開始咒罵，而他則再次的對我說：「你需要耶穌基督！」

而當他在跟我說話時，救護車卻好像開始起火燃燒，而我真的以為它是在燃燒。它被煙霧充滿，而我則很快的穿過了那煙霧，就好像經過一個隧道一樣。

經過了一段時間，從煙霧和黑暗中出來之後，我開始聽到許多人的聲音。他們在尖叫、呻吟和哭泣。但當我往下看時，我好像看到了一個火山口。

在那個燃燒著的地方，我看到了火焰、煙霧和人。他們都在尖叫和哭泣，身上有火，卻沒有被燒成灰燼。然後，我就開始往下移動，進入了那個入口。





[妻子, Elaine Reagan]

他像被人不斷的痛打，並且不斷的發出聲音和呻吟，就好像正在打著一場戰。我那時還不是一個基督徒，而我也還不知道任何關於屬靈戰爭的事。但那對我來說很可怕，因為我能感覺到它。就像是光明和黑暗，就像他正在和甚麼對抗一樣。我那時不知道是甚麼，但現在我知道——他是看到了地獄的景象。

[Ronald Reagan]

可怕的是：我開始認出在火焰中的許多人，就像有一個攝影鏡頭用特寫拍出他們的臉。我能認出他們的特徵，我可以看到他們的痛苦和絕望。他們當中有一些人開始叫我的名，然後對我說：「Ronny，千萬不要來到這個地方，這裡無處可逃。你如果來到這裡，就不用再想出去，這裡沒有出口」。

我看著一個以前在搶劫時喪生的人的臉，他當時被槍打中，躺在人行道上，流血至死。我看著另外兩個因為醉酒駕車而在車禍中死去的人的臉。我看著其他那些曾因為過度服食毒品而死的人的臉，我們曾一起尋歡作樂。

他們的身心顯出極度的痛苦，但我相信令他們最痛苦的，是那種孤寂感。那種哀傷，是極度沉重的，因為那裡完全沒有希望，無處可逃，完全找不到可以逃出那個地方的出口。那裡的味道像是硫磺的味道，是一種可怕的惡臭。



在我的生命中，我看過人殺人，我曾經有幾次涉入有人喪命的毆鬥。我曾因為過失殺人而入獄。我在教養院和監獄裡長大。我在兒時，曾被暴躁和酗酒的父親毫無憐憫的打過。所以 12 歲的時候，我就逃家了，同時覺得世界上再沒有甚麼事能讓我害怕。那時，我的生命支離破碎，我的婚姻支離破碎，我的健康也支離破碎。

但現在，我所看著的一些東西，卻讓我嚇得半死，因為我完全不了解我所看到的。當我正在看著這個充滿了火焰、尖叫和痛苦的大坑時，我昏了過去。

而當我張開眼睛時，身處在田納西州的一間病房中，我的妻子坐在旁邊。我的身體被縫了許多針，我的手臂被救回來了，被縫了將近有 100 針。

我看著我妻子的臉。我並不關心我在哪裡，或那些在我周遭的事物，唯一還停留在我腦海中的，是我剛才所看到的那一幕。

[Elaine Reagan]

在他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種受到極度驚嚇的表情。

之後，他說：「我不知道在我身上發生了甚麼事，但我剛才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方」。

我對他說：「你在醫院，你一直都在醫院」。

但他不斷的說：「不，我到了另一個地方。我不確定那是甚麼地方，但它是一個很可怕、很可怕的地方」。

[Ronald Reagan]

我仍然聽得見那些尖叫聲，我還能嗅到那可怕的氣味，我還能感覺到那裡的熱，並且，我還能聽到那些我認識的人要我回去的呼喊聲。

接下來的日子，我試著用任何我所知道的方法，要把這一切忘記，但都不成功。

幾個月過後，有一天早上，我回到有妻子在的家。我不斷試著要用酒麻醉自己，但都不成功。



而當我走進屋子，走回臥房時，燈開著，我的妻子坐在床上，她的腿上放著一本打開了的大書。她抬頭看著我，臉上放光，她說：「Ronny，我今晚接受了主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

我的妻子在芝加哥長大，她父親在芝加哥南部當一位吧台侍者。她從不知道關於神、教會或宗教的任何事情。她臉上常有痛苦的神色，還有因著我的虐待、暴力、酗酒和吸毒所產生的皺紋。有時我甚麼會失蹤幾個月之久，而她和孩子們都不知道我去了哪裡...

但現在，她的容貌變了，皺紋好像都不見了，笑容替代了之前的哀傷和痛苦。

她看著我說：「耶穌今晚拯救了我，你願不願意和我一起去聽聽這個叫作耶穌的人的事？」

我心想：「我試過一切其他的東西，沒有一種對我有用。而我最愛的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對他們糟透了」，所以，我同意了和她一起去。



過了幾個星期，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也就是 1972 年 11 月 2 日的那一天，在中午 12 點之前，有一個人站起來，準備讀聖經。我當時坐在教堂的後面，我對於聖經完全沒有概念，我不知道上教會時應該做甚麼。但那個人站起來準備要讀聖經，而他讀的是約翰福音裡的內容。

當他讀到「神的羔羊」時，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所唸的其他段落，對我沒有帶來任何的意義。但當他說出「神的羔羊」時，他吸引了我這個鐵石心腸的人的注意。

當我還是一個只有 9 歲的孩子時，我有一個只知道發怒、虐待和喝酒的父親，但有一位鄰居給了我一隻小羊。

我當時需要走兩公里去搭校車，有一天，經過這位女鄰居的庭院時，她叫住了我，對我說：「小朋友，我有一份禮物要送給你」，然後她給了我那隻小羊。



我把那隻小羊帶回家，牠成了我的朋友，一個我覺得我唯一能有的朋友。而我這個朋友，會跟著我到處去，還會在我下了校車後，走過那些森林和田地來接我。



有一天傍晚，當我回到家時，小羊不見了，而我聽見我的父親在罵著和叫著。

他正在修理一輛老款汽車，用手動的傳統方式在換一個泄了氣的輪胎。我試著想要繞過他，因為我不想被罵。但當我試著要繞過他身邊時，我在汽車的另一邊，往下看到我的羊渾身是血的躺在那裡，身上插著一支輪胎裝卸杆...

牠當時因為好奇，所以想跑過來看一看。但當時喝醉了酒的父親卻因此無名火起，所以就用那支輪胎裝卸杆穿過了牠的身體...

當我看到我的羊，我的朋友，死了，我跑進森林，不斷的尖叫：「他殺了我的羊！他殺了我的羊！」...

在 9 歲的時候，仇恨和暴力因此掌控了我的生活。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到了 12 歲，我成了逃家的孩子。多次在少年感化計劃下被逮捕。



而且，我對權力當局沒有任何的尊重，並且憎恨任何代表它的人。當我 15 歲的時候，我已經因為偷車和偷東西而入獄過、因為過失殺人而被判刑過，並且涉入一宗使一些人喪生而另一些人殘廢的車禍中...

但當那個人提到「神的羔羊」時，他吸引了我的注意。他說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死去、流出他的血，讓那些凡願意的人可以由此得到一個新的開始；他們能夠被原諒，然後重新開始。

那個早上，當我站起來要離開那裡時，我對我自己說：「我不要任何人看到我哭，我 9 歲之後就不曾再哭過。我不怕這個世界上任何活著的生物，沒有任何人會看到我哭」...

我轉身離開，但卻開始在心裡說：「神啊，如果你是存在的，耶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羔羊，請祢要就殺了我，不然就醫治我，我不想再這樣生存下去了。我不像一個丈夫、我不像一個父親、我不是一個好人」...



而在一剎那間，我生命中的黑暗和污點，好像都離開了我。然後，在我 9 歲之後就不曾再流下的淚水，流下了我的臉龐...

然後，罪惡感離開了我的生命，暴力、怒氣、仇恨，也都離開了我的生命...

在那個早晨，耶穌基督成了我生命中的主和救主。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但神醫治了我的思想和我的記憶，我的毒癮和酒癮也在瞬間不見、被移除了。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知道我必須說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的命撿回來了，為的

就是要告訴其他人關於那個我曾看過的地方，和耶穌基督能夠將人類從這個可怕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的盼望。

=== OBE & NDE ===



[Rawlings 醫生]

接下來，我要介紹關於「出竅經歷」和「瀕死經歷」的課題。

我們大家都知道：臨床上所謂「死亡」的定義，是指「心跳和呼吸停止」；如果我們使一個人重新有了心跳和呼吸，那他就會活過來。

但「出竅經歷」和「瀕死經歷」是完全不同的。

「瀕死經歷」就像是：我拿著一把槍，對你說「把錢叫出來」，你可能會被嚇得要死（瀕死經驗），但你並沒有真的死去。或是像發生車禍，那個就是「瀕死經歷」，但你的心跳和呼吸並沒有停止。而我們的案例，是被臨床證實死亡的人死而復活的例子。

而「出竅經歷」，則是讓你可以不通過「死亡」這個階段，就可以去到死後的世界。如果不經歷死去這個過程就能知道死亡是怎麼樣的，有甚麼方法是你可以用的？

- 深度催眠。
- 去印度向一位宗師學習用經文來冥想的技巧。
- 藥物催眠。
- 水晶球。
- 用電流刺激腦部。
- [請不要接觸這些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

所以，的確有一些方法，可以使我們的靈魂離開身體，讓我們可以體驗到在身體外活著、將身體和靈魂分離的經歷。而這個也是聖經裡的定義，也就是「靈魂與身體被分離開來」。但我們談的，是一個永久性的分離，而不是人為的。而我們也不是在談「出竅經歷」或是「瀕死經歷」，而是「被臨床證實的死亡」。

=== Charles McKaig ===

這樣的案例，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Charles McKaig，一個 57 歲的老郵遞員。當時，他正感到劇烈的胸痛，並被連接到一部能顯示心電圖的機器（或說心臟監護器），而他的心電圖顯示出的狀況，是一團糟。

我們知道他的胸正在痛，而在我們能停下那部機器以前，他就死去了。但當他死去時，他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狀況。

他像很多開始死去的人一樣——痙攣、心臟停止供應血液到腦部、眼睛向上翻、身體開始呈藍色並停止呼吸...
護士開始施行心臟急救，而我也開始擊打他的心臟...

但當我停止急救時，最奇怪的事發生了...



[Charles McKaig]

當我從死裡復活回來後，Rawlings 醫生說我的頭髮都是豎起來的，我的瞳孔更是不斷放大——我受到了驚嚇、被嚇得半死。

我的生活很平凡，參加過很多派對。因著我的父母，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加入了教會。但我並不知道「教會」和「接受耶穌為救主」的真正意義是甚麼。



有一天早晨，正值上班時間，我走進了我鎮上的地方診所。那個時候，我以為我可能是心臟病發作了。所以我去見了 Rawlings 醫生，他將我留下，觀察了 3、4 天，然後他給我作了壓力測試。而當我正在接受測試的時候，我真的很想放棄，然後，那是我最後還能記得的一件事...

而當我從死裡復活回來後，Rawlings 醫生正在給我急救，並且問我發生了甚麼事，因為我看起來像是受到了很大的驚嚇。

我就告訴他：「我去了地獄！而我需要幫助！」

他就對我說：「別告訴我地獄的事！我是一個醫生，我正試著要救你！」

有好幾次，我都發現我離開了自己的身體、漂浮在空中、從上往下的看著事情的發生。而當我每次因為 Rawlings 醫生的急救、回到我自己的身體時，我會不斷的說著：「幫幫我！幫幫我！我不想再回去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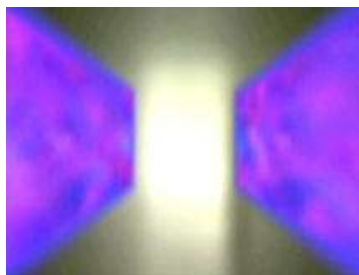
不久，一個叫作 Pam 的護士就說：「他需要幫助，想想辦法吧！」



那個時候，Rawlings 醫生就教我重複以下的這個簡短禱告：「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獨子，耶穌，請拯救我的靈魂，讓我繼續活著；如果我死了，請別讓我去地獄。」

在這之後，當我靈魂再次出竅時，卻變成令人愉悅的經歷——我看到我的繼母、我的生母。當我 5 個月大時，我的生母就去世了，我從沒看過她的照片。至於我的繼母，她是在我 10 歲的時候去世的。

在看到她們的時候，我沒有和她們有任何的接觸，我只記得她們不斷的向我伸出她們的雙手。我聽說過人無法帶走任何的金錢，而我那時看到我的生母和繼母的時候，我看到她們身上穿的衣服沒有任何的口袋。我知道那聽起來很奇怪，但我試著要把我所看到的一切記起來。



然後，我記得我往下經過一條兩旁有許多顏色的通道，那都是些很漂亮的顏色。

我對繪畫有一些經驗，但我相信沒有任何人，即使是著名畫家倫布蘭特（Rembrandt），都沒有辦法再次畫出那樣的色彩，它們看起來是那樣的明亮。

當時，還有一道光包圍著我，而我相信那就是聖靈——祂包圍著我、看顧著我... 在我的一生人當中，從不曾感覺這麼的美好和安全過...

[Dr. Rawlings]

當這一切結束後，我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它讓兩個人都信了主——那個禱告，不只讓正在發病的那個無神論者信了主，也讓那個正在救助他的無神論者醫生信了主（Rawlings 醫生指著他自己）。

而這，就是我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原因，為的是要告訴你：在人死後，還有另一個生命的存在，而它未必全是好的。

你們很多人都能分辨「昏迷」、「臨床死亡」和「生物死亡」三者之間的差別。以 Charles McKaig 的事件為例，他是屬於「臨床死亡」。但當我們進行急救，恢復了他的心跳和呼吸時，他就被救回來了。所以，很明顯的，它是屬於「臨床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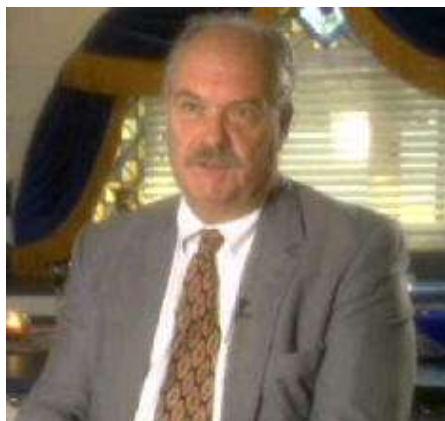


因著腦部的缺氧，所以腦細胞死亡，而腦細胞是人體內最敏感的細胞。之後，人體就會僵化，會硬得像是木板一樣。

這時候，如果這個人要再次活過來，就只能寄望「死裡復活」的情況會發生，而這，就只有神能做；我們能使人復甦，卻不能使人從死裡復活。

=== Howard Storm ===

Howard Storm 是一位藝術系講師。當他正在巴黎對學生講課時，他的胃忽然破裂，還經歷了一連串的潰瘍破裂、腹膜炎、恐慌、猝死、臨床死亡、被急救和去到地獄的經驗。



[Howard Storm]

我是一位 38 歲的學院教授，教藝術。我帶著我的學生們，和我的妻子一起周游歐洲。當時，我們剛完成了一個三個星期的旅程，而這件事是在最後一天發生的...

那天，早上 11 點的時候，我們正身處巴黎，我的胃忽然穿孔。

當它發生的時候，那種疼痛，是我這一生都不曾經歷過的，而它使我往地上倒下去，並不斷的在地上扭曲、痛苦的呻吟、踢著和叫著，我的妻子就向急救中心求救。



之後，一個醫生來到現場，並召來了一部救護車，他知道我發生了甚麼事。

那輛救護車駕了 8 英哩，把我載到一家公立醫院，然後我被推進急救室，被另外兩個醫生檢查著，他們都知道我發生了甚麼事。接下來，我就被送進手術室。

但因為當時沒有外科醫生能替我開刀，所以我就只是被放在那裡，等著開刀。

而在沒有得到任何醫治、檢查、關注等等的情況下，我在那家醫院，就那樣等了大約 8 到 10 個小時，就只是為了要等到一個外科醫生來給我動緊急手術。

但等到晚上 8 點 30 分的時候，一位護士卻走進來對我說，他們很抱歉沒辦法馬上替我找到一個醫生，但他們會在第二天替我找到一個醫生。

當她那麼說的時候，我知道我完了，我死定了。那時讓我還活著的唯一理由，是我還不想死。那之前，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只為了稱自己的心而活。

除了疼痛，死亡是即將發生在我身上最可怕的事，因為那代表生命走到了盡頭，而在那盡頭之後，不會再有別的甚麼。

但當那個護士告訴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找到醫生來替我開刀，我開始覺得：在那樣的痛苦中，要再熬多另一分鐘或另一小時，是完全划不來的。

我一直等在那裡，希望他們能替我找到一個能動手術的醫生，將我剖開、將問題解決。但當他們說他們無法找到一個醫生時，我對我的妻子說：是道別的時候了，因為我將會死去。

當時，她站了起來，用她的手臂環繞著我，並告訴我：她有多愛我，而我也告訴她：我有多愛她——那真是令人傷心的時刻。



最後，她坐了下來，因為她知道：一切已成定局，而我也知道。看到她哭成那樣，我無法再正眼看她，所以我閉上眼睛，讓事情發生...

我陷入了昏迷，也許只是昏迷了一陣子，大概是幾分鐘而已。之後，我又清醒了。

我打開眼睛，看看四週，發現我正站在我的病床邊。

我清楚的知道我在哪裡、四週的環境如何，我的頭腦沒有一絲的混亂。

那時，我覺得充滿了活力，那種感覺，比我在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更真實。

而當我環顧病房的四週，我發現在病床上、床單之下，躺著一具屍體，所以我湊近去看他的臉——那是一個看起來像我的人。

但那是不可能的，我還活著，我覺得棒極了、充滿了活力。所以我試著要和我的妻子說話，但她無法聽到我說話或看到我。

我以為她不理我，所以我對她這種行為感到生氣，就對著她大喊：「為甚麼那具屍體看起來那麼像我?! 它是怎麼會在那裡的?!」

我心裡曾閃過一絲的懷疑，覺得那具屍體可能就是我...

但那是單想到就覺得可怕的事，所以我開始變得混亂和沮喪，因為這一切真的是太奇怪了——這不是真的! 這是不可能的! 我還穿著醫院的病人服! ...

但一切看起來，卻又是那麼的真實...

然後，我聽到在病房外，有人用輕柔的聲音，低聲的叫著我的名字：

「Howard，你現在要趕快跟我們走! 快來，快出來!」

所以我走到門口去，然後我看到在外面的走廊上，有一些人在那裡。

走廊很陰暗，是灰色的，並不明亮或黑暗，就只是灰色而已。

而那些男人和女人們，也都穿著灰色的衣服，看起來，像是醫院的制服。

我就問他們：是否是醫生叫他們來帶我去動手術的? 並告訴他們我的情況，以及我是怎樣的枯等。



但他們卻只是不斷的說著：「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了解。Howard，快來，跟我們走，我們一直在等你。」

所以，我就離開了那間明亮的房間，走到陰暗而朦朧的走廊上。

我跟著那些人，走了很長的路程。那裡沒有時間的存在，因為當我想知道那時的時間時，卻發現那裡是沒有時間存在的。而那個地方，如果我要描述，我當時



和那些人走過的路，就像我從納稀威走到路易斯維爾的路程(175 英哩， 281 公里)。

而當我們在前進時，那些人緊挨著我、不斷的推我前進，周圍也變得越來越暗，他們對我的敵意，也變得越來越公開...

開始的時候，他們說甜言蜜語，好讓我同意跟著他們走。但當我已經跟著他們一起走時，他們就開始說一些諸如「快點！繼續走！閉嘴！別再問問題！」此類的話，變得越來越醜惡。

最後，我們終於處在完全的黑暗中，而我害怕極了，那些人變得非常的兇惡，而我不知道我身處何處。



所以我對他們說：「我不想再跟你們走下去。」

他們卻對我說：「你就快到了。」

結果，我們開始爭執起來，而我試著要逃離他們。

但他們開始推拉著我，而且，他們現在變得有很多人。

起初，他們只有幾個人，現在，他們可能已經變成有幾百或幾千個人，我不知道。



而他們雖然可以毀滅我，如果他們要那樣做的話，但他們卻不那麼做，他們就只是戲弄我，要給我帶來痛苦，並將他們的快樂建築在我所遭受的痛苦上（我很難去形容那種情況，我也不想多說，因為它真的太醜惡了）。

他們用指甲抓我，然後抓我、摳我、剝我、咬我...

我試著要保護我自己、試著將他們打跑、試著逃離他們...

他們有幾百個人在攻擊著我，所以我就像是處在蜜蜂窩裡一樣...

很快的，我就躺在地上了，全身上下甚至裡裡外外都覺得痛。而身體的疼痛加上心靈的痛苦，那更是令人難以忍受的。

接著，我聽到我自己的聲音，那不是別人或是神的聲音，那是我的聲音，但我並沒有說話。也許那是我自己的意識，我不知道，但我清楚的聽到它說：「向神禱告！」

那時我心想：「我不相信這世界有神」，我也認為：即使我可以禱告，我也已經不知道要怎麼禱告了——我已經有 23 年不曾禱告了（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在主日學和教堂禱告過，並且試著要記住它們。而對那時的我來說，「禱告」的意義，就只是「背誦我所學的東西」而已）。

但我還是試著背出我所學過的主日學內容，可是我將它們都搞混了，我已經忘記如何禱告了。

奇妙的是，每次當我向那些想傷害我的人提到神時，卻像將滾熱的沸水潑向他們一樣，他們會尖聲叫喊，並用我所聽過最糟糕的褻瀆話語咒罵著。

所以，當我提到神的時候，那些人沒辦法再待在我的身邊。

看起來，聽到關於神的事，對他們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他們開始後退。

我也因此想到：或許我可以用不斷提到神的方式，將他們趕跑。
所以我試著回憶一些禱告的話語，但我因為混亂，常將它們搞混了...

最後，我發現他們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而我好像已經獨自在那裡有一世紀那麼久了（雖然我完全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

我開始想起我的生命，還有我做過和沒做的事，我也想到了我現在所處的狀況。

而我所得出的結論就是：我成年之後的生命，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我唯一的神，就是我自己。
我發覺到我的生命出了很大的問題，而剛才那些攻擊我的人，其實就是像我這樣的人——他們不是怪物也不是魔鬼，而是失去了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的一些人。他們過著自私而殘暴的生活。而我，就是活在一個除了自私和殘暴，再也沒有別的東西的世界裡。這樣的一些人，他們永無止境的這樣彼此對待，也那樣對待他們自己，而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個。



雖然我並不想待在那裡，但它卻像是一個適合我的地方，因為我覺得我罪有應得，因為我以前就是那樣生活的。

你無法想像我當時的心靈有多痛苦——我躺在那裡，似乎永遠不會再起來，在那裡想著我的命運...

然後，我腦海裡出現我還是小孩子時的樣子，我坐在主日學的課堂上，唱著《耶穌愛我》——「耶穌愛我，啦啦啦，耶穌愛我，啦啦啦...」...

我似乎還可以聽到還是小孩子的我唱著這首歌。
最重要的是，我在心中可以感覺得到它。

在我生命中曾有一段時光，是年青、純真的，我相信好事並信任除我以外的一個人——那是一個全然善良和具有一切權柄的人...

而我，想要得回這一切，也就是我曾失去、丟棄、背棄的那一切。

過去，我並不真的認識耶穌，但我曾想過要認識祂；我並不能體會祂的愛，但我曾想過要去體會祂的愛；我並不知道祂是不是真實存在的，但我曾希望祂是真實存在的...

在我生命中，曾有一段時光，是真心相信過一些甚麼的，並且希望我所相信的是真的...

因此，我向著黑暗大喊：「耶穌，請祢救我！」，而祂，卻真的來了...

起初，我只看到黑暗中有著一點小光，而很快的，它變得越來越亮...
到最後，如果我那時是身在人世間，它甚至可以將我包圍、吞沒，將我烤焦。

但在那裡，它既不熱也不危險，而耶穌，就在那光之中。

祂俯下身來，溫柔的將我扶起，而靠著祂的光，我看到我渾身都是血跡、污穢和傷口...
祂將手放到我身下，溫柔的把我扶起來。



而當祂碰觸到我時，那些傷口、疼痛和污跡，就那麼消失了，而我也被恢復和醫治了，我的心裡，也被祂的愛充滿...

（我希望我能夠很清楚的說明這一切，因為它是發生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件事，可以說它代表了生命的一切意義。我如果無法讓別人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會因此而覺得很沮喪。我們甚至可以付出一切，就只為了要認識那樣的愛，但我卻無法描述...）

當時，耶穌擁著我、抱著我、摸著我的背，就像一個父親或一個母親對兒子、女兒所做的。祂就只是那樣溫柔的摸著我的背，而我就像個從走失到被尋獲、從死去到重獲生命的孩子那樣，滿心歡喜...

耶穌將我從那裡帶出來，我們就那樣飛了出來，並朝著一個屬於光的世界移動。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對自己產生了無比羞恥的念頭——我之前是那麼的壞，就像是污泥、垃圾和污穢。

我心想：耶穌祂錯了，我並不屬於這裡，祂不會要我的...

祂怎麼可能會在乎我？為甚麼是我？我是那麼的壞...

然後，我們停了下來。

我們並不在地獄，也不在天堂，而是在兩者之間的一個地方。

祂對我說：「我們不會弄錯的，你屬於這裡」。

然後我們開始交談，祂開始告訴我一些事情——祂先將過去一些曾在我生命出現過的天使帶出來，他們將我所做對和做錯的事顯示給我看，而事情就是那麼簡單——當我是一個仁慈、有愛心、為他人著想的人時，這讓天使們很高興，也讓耶穌很高興，而他們讓我知道：那也讓神很高興；但當我是一個自私、愛操縱他人的人時，這讓天使們怏怏不樂，也讓耶穌怏怏不樂，而他們讓我知道：那也讓神怏怏不樂。



簡而言之，他們試著要讓我知道：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要愛神，並愛人如己。這就是我被創造的目的，也是我在世上要學習和做到的，但我卻沒有那麼做。

他們告訴我：我必須回到這個世界。我因此變得很難過，因為我想去天堂。他們所告訴我的天堂，是一個最好玩、最有趣和最美好的地方。每個人都會想去天堂，而我也想去...

但他們卻對我說：我還沒準備好，還不是我的時候去天堂。我應該要回到這個世界，試著去過神要我去過和創造我去過的那種生活。

我告訴耶穌和天使們：我在這世上無法沒有他們，如果他們要把我送回去，我會感到心碎，因為我和他們將會各分東西。

他們就對我說：我們將這一切顯示給你看，你為甚麼還不明白呢？——我們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你身邊，你在下面的人世間的時候，從不曾是孤單一人的。

所以我就對他們說：那你們必須常讓我知道你們是在我身邊的。

他們就告訴我：只要我禱告、向神認罪、將我所有的憂慮、關注、盼望、夢想，都通通交托給神，那在我心裡，我就會知道：他們是在的；不一定要看到他們，但我會感受到那愛，就如我那時感受到的。

我就說：如果他們能夠保證，我能夠常常感受到那愛，那我就可以再回到這世界。

他們說：他們會那樣做，然後，他們就將我送回來了。

在這之後，那個說他們找不到醫生的護士跑回病房裡，說有一個醫生到了——在一間那樣的醫院，這可算是一個很神奇的事，因為那時大概是晚上 9 點或 9 點 30 分左右。

她說：「醫生已經來到醫院了，我們會馬上替你動手術。」...

而這個經歷奇怪的地方是——關於它的記憶，到現在還是那麼的清晰。

所以，我相信神讓我有這樣的經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要我可以有機會告訴其他人，雖然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但至少，我可以有這個機會將它告訴一些人，讓我所經歷的這一切，可以對他們有所幫助。



===街道採訪===

(約翰福音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某次的隨機訪問顯示：

許多人不相信天堂和地獄真的存在。而那些相信天堂和地獄存在的人，又對於一個人為甚麼會去天堂或地獄有著不同的想法。



[隨機受訪者 #1 (男性)]

我不相信有地獄，但我相信有天堂。因為我覺得：除了人世間的這個短暫生命之外，之後一定還有一些甚麼，一定不只如此而已。



[隨機受訪者 #2 (男性)]

我相信每個人都要為他們自己所做的負責。
我並非真的相信聖經說的，地獄是一個充滿了火的地方。
我認為地獄只是指一個人心中最深的恐懼和一切邪惡的東西，而他們為此要付上代價——永遠的。
而天堂則是一個在你死後會前往，並在那裡安詳度過往後每一天的一個地方，
只要你愛神、為神而活並遵循祂的道。



[隨機受訪者 #3 (女性)]

我相信有天堂，一定有這樣一個叫作「天堂」的地方。
但對於有沒有地獄，我就不是很肯定——地獄要怎麼解釋呢？
但不管怎麼樣，我相信有天堂。



[隨機受訪者 #4 (男性)]

I 我並不認為一定要上教會或相信聖經所說的，才能去天堂。
只要好好過活，就可以了。而地獄是專為那些真正壞的少數人所預備的，
像是蓄意殺害他人的人。謀殺也許是讓一個人會去地獄的唯一原因。



[隨機受訪者 #5 (女性)]

我並不真的肯定甚麼會使一個人去到地獄，
或一個人為甚麼會去天堂，我不知道。



[隨機受訪者 #6 (男性)]

我並不認為真的有甚麼天堂或地獄，只能說它是一個死後的另一個生命。

我並不確切知道它是怎樣的，但我想那應該像是一個每個人都會去到的中間地帶，
不是很舒適，就是很可怕的。



[隨機受訪者 #7 (女性)]

我相信每個人在頭腦裡都有一個天堂和地獄。天堂是那些讓他們感到最快樂的人事物，是他們對未來所有的盼望，
是經由本身的信仰，也許是上帝或其他的神或個體，所產生的一種信念，

也就是「天堂是存在的」，而那就是他們生存的動力。

我女兒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無神論者，但在她腦海中的某處，她知道：在她生命終了的時候，有甚麼是她想要的。

而對我來說，這一些就足夠了，不一定需要一個神。



[隨機受訪者 #8 (女性)]

我有我自己的信念，它可以說比較像是一種形而上的學說。

我認為一個人在生時的感覺是甚麼、怎麼看待天堂、認為天堂是甚麼...，都是個人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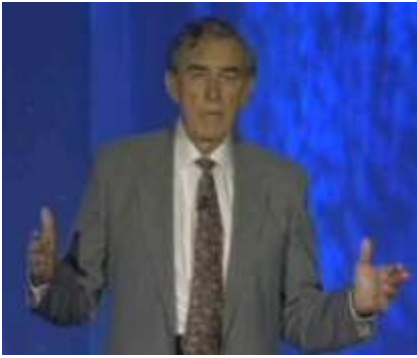
所以當這個人死去時，事情就會這麼演變。

如果你認為你裡面有善的存在、你是一個好人、

你是一個快樂的人，那麼當你死後，你就會變成那樣的人。

但我卻不相信一個人會因為沒有照著宗教組織所認為一個人該有的方式生活，

而因此被處罰和去到一個都是火的地方。



[Rawlings 醫生]

許多人設法稀釋地獄和天堂存在的訊息，所以他們認為：既然沒有天堂和地獄，那單顧吃喝、嫁娶的事就好了。而如果每個人不需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那就沒有所謂的「罪」；而如果「罪」是不存在的問題，那耶穌就是白死了；而耶穌如果是白死的，那我們為甚麼還需要神？——這就是新世紀的新思想，認為地獄是不存在的，而希望地獄不存在，也是大多數人的想法。

一些志願者帶著這個新世紀訊息，到醫院去拜訪我們所愛的人，將它稱為「終了歲月的宗教」或是「瀕臨死亡經歷的宗教」。

他們對將要死去的病人說：「你看，我去過天堂，我看到那光，然後我回來了，一切都很美好，沒有審判、沒有地獄，天堂的門為每個已經離世的人大開；看看我，我是個無神論者，而我現在站在這裡。你不用擔心，死亡沒有甚麼好怕的，我會陪伴你。你即將死去，這讓你的家人都很害怕，但我不；讓我握著你的手，讓我告訴你這個將要臨到你身上、榮耀的事，還有那個在通道盡頭處的美麗的光；在那裡沒有憂慮、不會失去只會得到，而無論你是個怎麼樣的人，你都會被接納；在那裡，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每個人都可以獲得永生」...

以上，就是被稱為「終極信念」（Omega Faith）、提倡「每個人都可以去天堂」的一種新世紀思想。並且，是這樣的一些人走進了我們的醫院，提供垂危者諮詢，而不是我們的教會團體。

提供垂危者諮詢的服事，是所有事工中最為缺乏的，沒有人想做，因為每個人都會對一個垂死的病人感到害怕，而對垂死的病人來說，他們會想知道「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會不會有痛苦？」、「是不是有天堂和地獄？」、「我要如何確定我將會去到天堂？」...

而你，其實可以告訴他們：那是一份免費的禮物，並且，你可以告訴他們要如何得到它。

但我們如果不與「終極信念」（Omega Faith）所傳揚、極度錯誤的信念抗衡，那我們將失去我們自己在基督裡的信仰，病人也將會在沒有任何信仰的情況下，赤條條的死去。

=== Donald Whitaker 醫生 ===

我們的下一個案例，是 Whitaker 醫生。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他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曾經，他和上帝完全沒有關係，但發生了一件改變他生活的事，我們希望你可以與他一起來體驗這個經歷。



[Donald Whitaker 醫生]

當時是 1975 年的 2 月，那時，我是一個已經失去控制的酒鬼，同時也有服用軟性毒品，但酒精還是我的首選，而我完全失去控制。在娛樂圈內，我有很多朋友，包括 Ringo Star 和其他的一些人。



當時，他們正在西海岸舉行一個電視特備節目，一個叫作 Hoight 的朋友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去。我告訴他我很想去，因為我知道到時將會有很多的宴樂和派對。而當他們在做著他們的特備節目的時候，我也在做著我的事。

但當我在那裡渡過了三到四天之後，我開始覺得不舒服，我的腹部感到劇烈的疼痛。所以我飛到奧克拉荷馬市，打電話給一個參議員朋友，請他派一輛車來，因為我生病了。所以他們就派了一輛車來載我回家。然後。在 1975 年的 2 月，我就入了在德薩斯州、Texarkana 的 Whatley 醫院。

在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而且是一個鐵石心腸的無神論者，只為自己而活。其實，每個無神論者都是如此——自我中心、只為自己而活。而 1975 年在醫院裡的那個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三天之後，他們為我動了手術，然後，當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深切治療病房裡，仰賴著人工呼吸器替我呼吸。我無法說話，之前都陷在休克狀態之中。



我聽到一些人在談論著我的病是如何的嚴重、我是如何的快死了、我是如何的再也無法出院

了...

那時，我的頭髮非常的長，因為我蓄意將它留長。所以，那時有個人就說：「老天，他的頭髮真長！」，另一個人說：「在他出院之前，他的頭髮將會變得更長」，然後第三個人就說：「他不可能會出院了，他就快要死了」...

再三天之後，我能夠自己呼吸了。而我記得我的醫生，也就是替我動手術的 Donald Dunkon 醫生，對我說：「你如果有甚麼事情是要把它做好的，或是有甚麼東西需要你簽署的，你最好趕快完成它們，因為我們無法確定你還有多少時間。」

我知道我的病，那是一種叫作「深刻出血和昏迷性胰腺炎」的病，而患了這種病的人，是活不了的。如果是「胰腺炎」，那還有活命的機會；即使是「深刻胰腺炎」，也還是有活命的機會，但不是「深刻出血和昏迷性胰腺炎」。

Dunkon 醫生甚至對我的兩個兒子說：我可能在早晨之前就已經去世了，他們都沒想到我還能活下來。我，一個人人都知道的無神論者，就那樣躺在那裡。我那時並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宇宙的力量，因為我見過。

作為一個醫生，我處理過和生死有關的問題，我相信一些東西。但不要和我提到上帝，更不要和我提到復活、童女生子這樣的一些事，因為我所從事的是科學研究。大部份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不相信上帝，因為他們不相信所謂的「超自然存在」。

當一個人是個成功人士的時候，要當一個無神論者，是很容易的事。他可以因此而大言不慚的說：「我不需要上帝，上帝是甚麼東西？」



但當你是一個躺在病床上、快要死的人時，要當一個無神論者，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了，因為你會開始想：「萬一這些說上帝是存在、天堂和地獄是存在的人是對的，那我該怎麼辦？」

曾經有一個叫作 Ron Short 的人，他曾站在我和地獄中間。而在我生病之前，他有 5 年的時間，不斷的向我見證耶穌的愛。我會和他辯駁，但我喜歡他，因為他說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他是我所見過、唯一一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並活得像是基督徒的人，我真的很尊敬他；雖然我不想去相信他對我說的，但我尊敬他。

而當我躺在病床上，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時候，猜猜我想到誰？——我想：「萬一 Ron 說的是真的，萬一真的有天堂和地獄的存在，那我該怎麼辦？」

而且，幾乎是馬上，我腦海裡最急迫的想法，就是想知道：我要怎樣才能得救？甚麼是「得救」？我要怎樣才能得救？...

所以我馬上派人去找 Ron Short。我要他來，因為我需要他來做他必須做的事。

雖然我不明白：一個在 2000 年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男人要怎麼救我？這件事對我來說有甚麼意義？...，但我知道 Ron 有著我也必須有的一些東西。

可是那天晚上，Ron 並不在家，他當時在阿拉巴馬州，所以我又派人去那裡找他。

而那天晚上，是我這一生中所度過最漫長的夜——我躺在床上時候，開始慢慢的滑入黑暗之中——那是非常黑、非常暗的黑暗，而它似乎能穿透你的身體。

我可以告訴你：我離開過我的身體，因為我記得我之後又回到我的身體裡。而當我不在我的身體裡時，我不知道我那時是在甚麼地方...

而談到靈魂出竅，有些人提到光，有些人提到往上飄浮，有些人提到溫暖的感覺和愛...

但我沒有感覺到以上的任何一種，我感覺到的，完全不是那樣的。

我感覺到的，是一種說不出的、可怕的感覺——非常、非常可怕的感覺。

我知道，如果我繼續走下去、繼續往下滑，我就再也不可能回來了，所以我一整晚都在奮戰。



在事後，他們告訴我：當時我不止把床單扯了起來，還把床墊放在身上，因為我必須用盡方法，好讓自己繼續留在人間，並等待 Ron 的到來。不管他需要做甚麼事，我都必須等到他來，讓他做。

而每次當我又離開了我的身體時，我就會進入又深又暗的恐懼之中，並且我的皮膚開始變冷——不是那種走出戶外時所感覺到的那種冷，而是從骨頭裡透出來、令人不寒而慄的一種覺冷，而我能夠感覺到這種寒冷開始爬上了我的腿部。

而在這反反覆覆的過程當中，有一次，當我又回到我的身體時，我甚至感覺到我的身體像是受到了重擊——相信我，那真的是我所遇過最恐怖、最令人恐懼的經歷了。

那晚，我整夜奮戰，直到第二天早上大約 9 點 30 分或 10 點的時候，Ron 來了。

他問我：「Whitaker 醫生，他們說你還有多少機會？」

我說：「他們說我沒救了。」

然後他就說：「現在正是時候。」

我回他：「你說得對。」



之前，我罵過他、嘲笑過他，但現在是時候了，因為我必須擁有他所擁有的。我留在人間的時間只剩那麼一點點，而我不知道我甚麼時候會真的離開並且不再回來。

當時，Ron 帶領我認罪禱告。我完全不知道甚麼是認罪禱告，但我相信 Ron。

他帶領我認罪禱告，並告訴我：耶穌為了我的罪、世人的罪而死。

我並不很明白他所說的，所以他就翻開聖經，指出相關的經節給我看。

我是一個閱讀的人，我花了我人生大部份的時間，大概有 25 到 26 年的時間，來閱讀各種有關科學的書籍。我有化學方面的幾個學位，還有醫藥和醫學等等的學位。

而當 Ron 那麼告訴我時，我相信了他，因為書裡是這麼寫著的，而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本嶄新的書，它叫作「聖經」。所以，我靠著 Ron 的帶領，認罪禱告了，而我可以告訴你：一種我從來都不曾



有過的平安感覺，臨到了我...

這樣的平安，我曾在酒精、毒品和女人堆中尋找過，我也到過許多不同的地方去尋找過它，但我的生命中，卻從來都不曾有過平安。

但當我一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我不再害怕了。

我還是認為我很快就會死去，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狀況，那是沒有人可能存活下來的狀況。我知道，因為我是一個醫生。



Ron 當時讓我看聖經裡馬可福音 16 章 17 至 18 節的一段經文，說到「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當你真的見到瞎眼的看見、癱腿的走路、患癲瘋的得潔淨，並且是自己親眼看到的時候，你就會知道：聖經上所說的，都是真的。

=== *George Rodonaia* 醫生 ===

[Rawlings 醫生]

為甚麼地獄對不同的人來說，有著不同的面貌呢？

其實，聖經並沒有說它完全都是火。如果你看聖經的其他地方，你會看到——

- 「被趕到外面」
- 「與神隔絕」
- 「完全的黑暗」
- 「不死的蟲」

可見，地獄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火焰，只是絕大部份是而已。也可見，一些欺騙者，也可以裝作是光明的天使，就如《哥林多後書 11 章 14 節》所說的「這也不是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也就是說：即使是撒但，也能扮作光明的天使，使許多人受騙。

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根本沒有資格去到天堂的人，他們所看到的光，是甚麼樣的光？那光，是來自於神，還是來自於那個假扮成光明天使的撒但？這樣的事情，的確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奇怪的是，相反的情況卻不曾發生過——那些看到自己去到地獄的人，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是在地獄，而他們對自己會身在地獄，並不感到奇怪。

其實，耶穌在《馬太福音 25 章》裡，就曾提到過這樣的事，如《馬太福音 25 章 30 節》處就有說：「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還有，耶穌在《馬太福音 12 章 26 節》也說過「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也就是說：撒但為甚麼要讓人知道有地獄的存在？那只會拆毀牠的王國和拆穿牠的謊言，所以，絕對不可能。

撒但化身為光明的天使，就是要欺騙和引誘許多的人去跟從牠。但那些人所見過的、不同面貌的地獄，無論是完全的黑暗還是充滿了火焰的，都是他們永遠不會想再去的。

而這，就給我們帶來了 George Rodonaia 醫生的例子。他是一個蘇聯年輕人，非常的聰明。但他和蘇聯中央情報局（KGB）有過瓜葛，卻無法離開蘇聯。當他試著要離開的時候，因此被蘇聯中情局的一個特工蓄意用汽車撞倒——他就是這麼死的，而他的故事，也是這麼開始的。



[George Rodonaia 醫生]

作為一個醫生和科學家，對我來說，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從來不相信有上帝，我也從來不相信聖經所說的。我從來不會去想到上帝、聖經或神學。在 1976 年，我滿 20 歲了，但我已經是一個在蘇聯、佐治亞工作的醫生。



我認識了一位來自德薩斯州的女子，所以我多次試著要離開蘇聯，卻沒有多少人幫助我。這個女子試著要幫我，但我卻和蘇聯中情局扛上了。因為我那時正在從事著非常重要而機密的研究，我是蘇聯其中一位很重要的科學家，所以蘇聯中情局不希望我離開，因此，他們決定要殺我——這就是我如何進入我生命另一個次元的開始...

事發當時，我正站在人行道上，準備召來一部計程車，好搭飛機前往紐約。但一輛車衝上了人行道，把我撞得往前飛起來，然後那輛車又碾過我。



我的朋友們和一個親戚把我送到醫院。醫院的工作人員、我的朋友們、還有兩位教授，都認為我死了。所以在星期五的晚上，他們把我送入太平間的冷凍櫃裡。三天之後，再把我領出來，在星期一早上開始解剖我的屍體。

而在這三天內，我離開了我的身體，並且看到了所有發生在周圍的事；我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我自己的屍體、我的父母、朋友們。我也看得到他們的思想、看得到他們正在想甚麼，並且看得到他們的思想，是如何的從一個次元轉移到另一個次元...

那是令人驚嘆的經歷，而我當時身處黑暗之中——是那種完全的、讓人感覺到壓迫感的黑暗。而且，那不是外在而是內在的黑暗...

我想說的是：那是一種令人感覺有壓迫感的黑暗，而我感到恐懼，因為我不明白這個黑暗為甚麼會產生，以及是如何產生的？我又身處何方？...

當時，我發現我沒有身體，因為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然後，我看到光，我就穿過一個小洞，走向那光。但那光非常的強，似乎不斷地在燃燒著；你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和它相比，也沒有言語足以形容它。

那到底是甚麼光？——我不知道。也許，你可以稱它為「上帝的光」、「生命的光」... 但不管怎麼說，光就是光，就如黑暗就是黑暗。我只知道——我身在光之中...

像我們這樣的人，並不是按著上帝的心意被扶養長大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蘇聯的情況，我們是不去教會的。有某些人會去，但只是小部份的人而已。我們認為上帝不存在，並且認為事情就是那樣而已。但那三天，身處太平間的冷凍櫃裡，我的生命因此完全被改變了。

當他們開始解剖我、第一刀剖開了我的胸膛時，我睜開了眼睛，然後他們就看到我的瞳孔開始收縮、變小了。而當他們看到我的眼睛對光產生反應時，他們知道——我還活著。所以他們就把我送回醫院，開始救治我。

我的肺因為長時間損毀，所以有 90 天的時間，我都需要依靠一台人工呼吸器來呼吸。我恢復得很慢，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活下來了。



當我從死裡復活之後，我從未經歷過的許多事情發生了——我遇到許多的排斥，和其他人有許多的紛爭，但沒甚麼能改變我的決定，我知道我的目標和我要走的路，所以我決定離開。而那位來自德薩斯州的女子幫助我去到美國，然後再去德薩斯州，最後在那裡定居下來，直到今天。

有時，事情在我們的掌控之外，我也不會試著要知道事情的答案，因為我知道並且相信：上帝更清楚該怎麼做，我也相信我不需要得到所有事情的清楚解釋。

就如「為甚麼上帝要讓我看到？」、「為甚麼祂選擇我？」這些問題——說實在的，我其實並不很在意這些「為甚麼」的答案，我只在意我所深信的，是一位充滿了愛，並且「祂就是愛」的上帝。而我也相信：上帝創造一切，是為了在令人難以置信的美好未來裡，讓這一切變得更好，只要我們不去破壞。

== CPR 指示 ==

(要看完整內容，請至 <http://globalcrisis.info/cpr.html> - 英文版 或 <http://210.69.173.9/nfaweb/newprevent/show/show.aspx?pid=86> - 中文版)



[Rawlings 醫生]

接下來，我要教各位「心肺復甦術」(CPR)的方法，它只需要用到你的雙手。

首先，先看看對方有沒有事，有可能他昏過去了，那就看看他能不能和你說話，也有可能他只是撞到了頭。

如果他昏過去了，那你就用看、感覺和聽的方法，檢查他是否還有呼吸。如果他的胸口有在動，那麼鼻孔呢？要先確定對方有沒有辦法呼吸。如果沒有，那就先別管他的心臟，先幫助他恢復呼吸。

方法就是抬起他的下巴，使它向著天花板，讓他的氣管因此變直，就能確保他的呼吸道暢通。然後你捏著他的鼻子，這樣你才能把空氣從他的嘴巴送進他的肺部。

你先快速的把空氣送進他的嘴巴兩次，如果你看到他胸部的橫隔膜有起伏，那就表示他的呼吸道是暢通的。但如果它仍然是被阻塞的，你就再回到之前的方法，從他的嘴巴再把空氣送進去兩次。如果你要知道他的心臟有沒有跳動，就不能用耳朵聽的方法，而要用探索他喉結任何一邊的頸部大動脈有沒有跳動的方法來得知。



如果你沒有感覺到他的心臟有任何的跳動，那麼在兩次快速的用嘴將空氣送入對方的肺部之後，就給對方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稱「胸腔壓迫術」，詳細內容，可至——<http://210.69.173.9/nfaweb/newprevent/show/show.aspx?pid=86> 察看)。

而這樣的時刻，是很緊急的。如果你能在一個人死去前救回他，並給他們機會選擇要不要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那無論他們能活下來或是死去，都不會是損失，因為救恩已經是永遠屬於他們的。而他們如果已經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了，那當他們逝世的時候，我們不用問也可以知道他們會去哪裡——與神同在天堂。

但那些死在街頭的人，他們會去哪裡呢？說到這個，這就是教會和你我的過失了，因為我們沒有把這份免費的禮物(也就是「福音」)給傳出去，讓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它。

==== 結論 ====

以上這些人的地獄之旅的經歷，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之前並不知道或相信有這樣一個地方。但地獄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它早就存在，並且一直都在那裡。這些人在他們死去的時候，發現了這個事實，然後他們又回來了，並且要把這個事實告訴其他的人。

[Rodonaia 醫生]

我體驗了甚麼是「愛」，甚麼是「信念」，甚麼是「希望」，而這三者都是上帝的智慧。

[Whitaker 醫生]

信心的禱告，是救恩的禱告。它並不只是一些禱告詞而已，而是通向父神的唯一道路。那些新世紀運動（New Age movement）的人，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去天堂，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崇拜、當成神——也許是一棵樹、一塊水晶或是一顆星...
但我想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他們不可能去天堂，因為聖經說：唯一通向上帝的道路，是透過祂的獨子耶穌。

[Ronald Reagan]

請不要讓你自己去到地獄，我求你，不要去，它並不是為你而預備的。

[Charles McKay]

只要你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

[Howard Storm]

不管為了甚麼原因，不要等到明天，因為你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會離開人世。

[Charles McKay]

得救了，是我生命中所發生過最好的事。

[Howard Storm]

今天，在這個地方、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到耶穌與你同在。

[Ronald Reagan]

上帝並不希望見到人滅絕，我以前並不知道這個道理，我也不知道上帝的愛。我所知道的，只是仇恨、暴力、凌虐...
但事實上，有一個人一直都是關心我的，祂的名字叫「耶穌」。

[Whitaker 醫生]

「神的獨子」指的是誰？
就是那道成肉身、來到人世、與世人同在的耶穌。
神的道，就是通向神的道路。

[Howard Storm]

作出選擇 —— 不要等到明天，也不要等到今晚，現在就作出選擇 —— 你願不願意現在就將心交給耶穌？

[Charles McKay]

I 如果你想在這個生命之後還有另一個生命，請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

(啟示錄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Rawlings 醫生]

朋友們，你們都聽過了這些人的見證，再沒有別的時候更需要你作出決定了。

你們認為人死後還有沒有另一個生命的存在呢？這些我們帶來向你作見證的人，他們的生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還是那是因為真的有天堂和地獄的存在？

至於你自己呢？你決定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了嗎？

你知不知道：在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之後，就算你今晚離開人世，但明天你就能和神同在天堂裡了？

請你記得《啟示錄 3:20》中所說的「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 神現在就正是站在你的門外叩門，對你說：「如果你聽到了，請你開門，我就會進到你那裡去」—— 請聽好，是「一定會」，不是「可能會」。然後，就是「我與你、你與我一同坐席」，意思就是：你將會以你的本相被接納，即使它是污穢的；耶穌將會與你為伴，並教你如何潔淨你的生命。與此同時，耶穌基督也將會賜給你與祂同在的永生，作為一份免費的禮物，因為你是屬於祂的其中一個人 —— 你是基督徒了。

(約翰福音 11:25 - 26)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完)

中文

濒临死亡的经历的纪录